

远处的拉莫:警报



《远处的拉莫》胡迁著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1月

1

母亲领着他来到这个院子。院子的西边是猪圈,他蹲在那儿,看起来好像闻不到任何味道,但他可以听到远处的谈话声。

“让他待在这儿吧。”

“我不能保证什么。”

“我会来看他,我已经把房子卖了,现在根本不知道住在什么鬼地方。”

“之后你不能怪我们。”

“我什么也不怪,我没有办法。”

他看到一头猪趴在棚子下,棚子里的泥土一半干燥一半湿润,另一头猪沿着阶梯走到下面,下面一层全是淤泥,它用鼻子在角落里拱,那里只有屎。

他的母亲留给他一个包裹,悲伤地看着他。他狠狠地在母亲的胳膊上挠了下,三道血痕。母亲看着他,说:“你要在这里养病。”

“你去死吧。”他说。

“你会养好病,我会接你回家,等我把身上的事情处理完。”

“你去死吧。”

他的母亲走了。

他朝一侧的房子看了一眼,他的小姨体态臃肿,脸色乌黑。他看着母亲走远。

“你想住哪儿呢?我带你看看炊房。”小姨说。

“我就住这儿。”他指着猪圈说。

小姨犹豫了下,说:“好。”

他就住了进去。

2

他给猪圈的阶梯上竖了栅栏,两头猪便再也上不来。

第一个夜晚它们总是叫,用鼻子不停地顶栅栏,那些木条几乎都要被撞烂了。他用绳子捆住木条,绳子的一头系在猪圈外的一棵树上,一头压在猪圈另一层的墙壁缝隙里,再用树棍卡在中间。

清晨,小姨提着铁桶来到这儿,两头猪听到脚步声后就嘶叫起来。

“它们不能睡在下面,会得疥藓。”

“但我得住上面,我不能和它们睡在一起。”

“你可以住在炊房。”

“会打扰我。你每天要做三顿饭。”

小姨叫来邻居帮忙。一个枯瘦的老人。他们推着一车土,倒了进去。又推了一车,倒了进去,下面看起来才干燥了些。他们又垫了些干草在里面。

“要吗?”邻居问。

“什么?”他说。

“要干草吗?”

“不要,我自己会找。”

老头走到门口,对小姨说:“他吃什么?”

“跟我们一起。”

“她撒谎,我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他躺在塑料布上说。

“你跟我们一起吃,早上我叫你了。”小姨说。

老人走了。

3

他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的房间。小姨看见了他,没有说话。房间里有股尿布味,他的表弟躺在一张小床上。他走到小姨的卧室,把床上的被子抱起来,又看到衣柜里露出一条毯子,他把它抽出来塞进被子里。

“为什么要用我们的?我给你准备了被子。”

“我太冷了。”

“但你不该用我们的,下午就会送新的来,你妈妈给了我一笔钱用来照顾你。”

“我太冷了,没有被子我会死。”

小姨去炊房洗尿布。他把被子抱回猪圈,铺在塑料布上。

他打开自己的包,检查衣服,取出一双登山靴,取出牙刷、牙膏、香皂、梳子,除了靴子外,其他都扔到了下面。两头猪踩踏着泥巴走过来,对着这些闻了闻,又在嘴里咬了咬,牙膏被挤出来一点,但它们不喜欢那味道。

他盖着被子睡了一会儿。下午,疼痛开始了,他用嘴咬着被子,撕开一条裂缝,他挣扎着钻进去,裂缝越来越大。他在被子里颤抖了十分钟,爬了出来。看到天上聚集起了乌云,像石头一样的颜色,沉甸甸的。

他出了猪圈,来到屋子里。

“我饿了。”他说。

“你是害怕下雨。”

“我不怕,我喜欢下雨。”

“如果你怕淋雨可以去炊房,我在那里给你搭了个睡觉的地儿。”

“我永远不去。”

小姨掀开桌子上的一个罩子,里面是食物。她在椅子上铺了层报纸,等着他坐过来,他身上沾着猪圈里蹭到的黄土。

吃完之后,他出了屋子。小姨抱着表弟,锁上了门。

他靠在猪圈的栅栏外不知道做什么。整个院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喜欢小姨,但她走了之后,恐慌就开始了。他跳进猪圈的下层,两头猪也恐慌地朝墙壁上贴,猪皮摩擦石头墙面的声音混着嘶嘶的叫声。

他伸出手,又缩回来。看起来它们会咬他。

4

来了一个少年,看起来跟他一样大。少年的脸上长满青春痘,鼻子上最大的两颗泛着油光。少年站在猪圈外,眯着眼睛看了会儿。

“你叫什么?”少年说。

“你叫什么?”他说。

“沈浩。”少年看着他,“你有钱吗?”

“有。”

“带你去买东西,你这里什么都没有。”

“但我不会给你钱,也不会给你买东西。”

“我呢,可以把你的钱都拿走,在这个地方我就这么干。”

“我可以杀了你,我是个病人,杀人不犯法。”

“你得的病没有用,脑子没病,是别的地方坏了。”

“你怎么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沈浩说。

他跟着沈浩走出来,这是来到这里之后,第一次走出院子。

院子外一条横向的土路,对面一侧是条一米宽的灌溉水渠,贴着田野,田野上可以看到稀疏的电线杆。

他跟在沈浩后面,沿着土路走了一公里,经过一个个路灯,到了尽头,是条相对宽阔的沥青路。

他看见沈浩停住了,说:“往哪儿走?”

“就是这儿。”

“这里没有卖东西的。”

“你想买什么?”从一侧钻出个高个男孩来,还有一个穿着黄裙子的女孩,她的鼻涕挂在嘴唇上,她用手擦了。她看起来很难看,但很温柔。

“我不知道。”他说。

高个的男孩说:“你是不是快死了?”

“不是,我可以活很久。”

“胡扯,你快死了,你有照过镜子看自己吗?”

“他住在猪圈里。”沈浩说。

“噢?为什么住在猪圈里?”高个说。

“我不想睡炊房。”他说。

“猪圈比炊房好吗?”高个说。

“我不喜欢炊房。”

高个朝脚下踢了块石头,他朝远处看了看,说:“要我们带你玩吗?”

“好。”他说。

说君子(9)

第二,君子做学问是“为己”,小人做学问是“为人”。实际上在前文中曾经提到过,早在孔子那里就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做学问的目的,一是古代的学者“为己”,一是现今的学者(指孔子那个时代)“为人”。孔子明确肯定了古代学者治学的目的,因为他们读书学习是为了完善自己的道德,充实自己的内心;孔子否定了当时学者治学的目的,因为他们读书学习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名誉地位和钱财,从而只是让别人高看自己而全然不与自己的道德修养挂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以后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将真正的儒学定义为“为己之学”。最早正面对“为己之学”的赞扬以及对“为人之学”的批评的人当推孟子与荀子二人。这也说明孟荀二人实乃是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之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是首先将这一问题直接跟君子与小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荀子是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作为判断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来对待的。通过君子与小人来对比“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这就大大地强化了儒学的精神,所以说,荀子的这一强化工作对儒学精神的伸张起到了巨大作用且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尽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以下凡引《荀子》,只注篇名)。意思是说,君子求做学问,从耳朵进去,牢记在心,表现在行为,体现在举止,所以君子说话语意精微,举止文雅。言语、动作、行为、举止都可以让人当作榜样。小人求做学问,从耳朵进去,从口中出来,口耳之间不过四寸的距离而已,怎么能使自己的七尽之躯具有优良的品德呢?古时求学者是为了修养自己的品德,现在求学者的人是为取悦于他人。君子求学问,是为了使自己具有美好的品德;小人求学问,是为了取悦于人,将做学问当成了在市场上卖牛马动物一般,只是一心为了卖个好价钱。由此可见,“为己”的君子之学,不仅在于将道理听进去,说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内则深入于心灵,外则落实于行动;而“为人”的小人之学只局限耳听口说道理而已,全然不会入脑人心,当然更不会诉诸行动。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别,在荀子看来,那是在于对待求做学问的目的的迥异,即是不是以美身为终的者也。“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此之谓也。

第三,君子能与不能皆美,小人能与不能皆丑。虽然我们常以有德有才者来定义君子,但德与才相较来说,德更成为君子的本质属性,所以当然也就成为君子与小人区别的根本所在。所以荀子才有如下结论:“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不苟》),是说,君子有才能也是美好的,没有才能也是美好的;小人有才能也是丑恶的,没有才能也是丑恶的。具体说来,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敬、谦虚、退让地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所以说,君子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向他学习看作光荣;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地告诉他知识。小人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他向他学习看作为卑鄙;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荀子是这样说:“君子能则宽容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縕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不苟》)。

荀子在这里实际上向人们阐述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在处理和要求德与才的时候,君子文化及其价值取向是始终一贯地强调以德为先,以德为要。有德者在有才能与无才能两种状态下都可以发挥出正面的功效。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深刻意义的德才兼备思想理念。其精神实质表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德性主义精华。一个社会总是有人是有才能的,有的是没有才能的,“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此之谓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倡一种做人的精神和准则,这对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直接将社会里的人引向哪里的问题。这也可能是当下提倡君子文化的最大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也就是说,君子文化是要解决一个社会的文明方向的大问题,而文明首先是人的文明。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48)